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五

籌遠

答王檗谷中丞 張岳

解户至伏承教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藉真州終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麤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無舊業而世態紛華要之珍膳醲味之中亦當有梅蓼一二

味存其酸辣乃有風趣爾此道不於吾老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譚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沈静守道者初不譚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往往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隷所不屑譚者而妄托以為經濟自媒自衒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邪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獸儀衍為

妾婦闢土地充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者又服

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之風

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東

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横之習故

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

裔而在士大夫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裔言之士大夫

果有深謀奇略能為國家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

何也秦寧三衛肩項之疾也河套腰膂之疾也若安南

則膚爪之末爾舍肩項腰膂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説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其守方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竊恐今之譚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崖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其屢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其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

非所長旦夕俟以徼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儻老先生歸莆得以侍杖屨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奉朱砥齋僉憲書 許烔

僕惟天下之事惟智者為能謀勇者為能決故審勢而計者智士之慮也見可而斷者勇士之行也昔者劉項之際可謂急矣而留侯投之若左右手亞夫不畏七國之强而喜於得劇孟夫破險扶危乘時爭利惟豪傑之

士能謀之亦惟豪傑之士能斷之而庸夫懦子方自安於無故之變甘於豢養之樂非可語於範圍之外者也當今之勢愚以為小者不足慮而大者深可憂彼以為無憂者固陋矣其以為憂者亦皆出於其小而未能及於其大也夫人之治世如醫之治病陰陽寒暑之變人所不能免也皆可隨診而得其情投之以藥無不愈者何則其病之所鍾者淺故可以條析而理也至於疑似之間似無而有似陰而陽醫者莫能得其情雖病者亦未易

狀其所苦此其受病至深殆不可以旦夕治庸醫以為尋常而洞見肺腑者束手而去之矣今之勢亦大類此夫年穀不登而盜賊竊發亦治世之所不能無猶人之陰陽寒暑也然其中有不可知者盤礴膠固於其間治之而暫寧觸之而即發與夫當治而不治不當治而治者交錯而莫之能辨至於積漸養成雖有大奸凶惡生於其中而未易去此亦衆人之以為尋常而洞見之士束手而去者故愚以為皆出於小而未及於大者此也

今之為說者曰凡盜者饑寒所逼耳是固一說也然有既招之後美衣足食遊手好閑至有小忿輒結黨連朋叫號擊搏以發其怒市井細民備甘凌轢而莫敢較有司畏其生變而莫敢治是養虎也必咆哮於山林然後足以發其性雖華其闕欄豐其剖噉終不可近矣今之為說者又曰凡為盜者類至後悔招之無不服者是又一說也然習俗既成先後相效今之為盜者曰吾當招耳後之為盜者亦曰吾當招耳故於為盜而料於必招

是下賊上之情也知其不可招而圖於塞責是上賊下之意也上下交相賊故雖有大奸凶惡生於其中而未易去也愚以為當今之患非大懲創不可如防大川豈不遽止然其潰也傷人必多今之最不可為者是招撫之説也夫招撫者盜之所大利民之所大不利也剽奪財貨劫殺人民凌辱子女是國法之所不赦人情之所至憤者一旦招撫之説行而寃死者無所訴受辱者無所雪孝子義夫勇決之士無所復甘心焉彼其始為國

法之所不赦而卒寘於衽席之安置於無虞之地豐財厚食照耀里閭甚非所以示民效也古之為盜者被戮辱今之為盜者受榮顯轉相倣慕莫敢誰何其間流獘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招撫之說古之人皆用之今何為獨不然是所謂得其名而忘其實者古者用兵取其鯨鯢以為大戮而其脅從之輩束手買耳自抵軍門以丐餘息故為將者憫其陷溺與其自新故曰不殺已降此古之所謂招撫者也今之所謂招撫者畏之耳為其

所脅耳無可柰何而為之耳彼為盜者皃視官長草視良民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未招而肆行無忌既招而長惡不悛鼓惑愚民潛結宄慝無事則羣飲敗度有事則橫潰莫支故未招也盜在山海而人猶可避既招也盜在市井而人莫能逃葢招撫之說官之以為利而可見者徹守備罷支停簿書而已耳而其不可見者良民被毒申訴無由寃憤之氣結為災沴是皆上之所不及見者也而惡得以為可哉或者又曰招撫之害誠亦有之

然今羽翼已成卒難制禦欲且緩之徐圖其後是又腐儒懦弱不知兵之説者古人用兵有以寡敵衆者矣未聞以衆而畏寡者也且為盜者貪近利而忘遠患非有長久之計顧治之者類不得其術故反為所困而無成夫以百餘烏合之衆而皆昏頑無識之徒内逼於隄防外危於波浪若鹵之地難以久居不得水泉坐見困渴備受衆害計當易擒而吾連千百之兵聚數千之糧器械之精明起居之便適百倍於賊而坐消歲月與之相

持分寸不能有得此亦可見將兵之無能而時事之可惜矣設有大於此者其將何以禦之而或者猶欲以招撫之說用是直所謂不知兵者也

答周友山弭盜　張居正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即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捬綏善良甚休甚休葢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

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曽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曽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大舜之君上古之世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今日乎異日者

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於上以毒其仇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天子提綱維於上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論者乃不惟堯舜之所以致理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説以撓之其毋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狥俗以為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蔡半洲書 鍾芳

鍾芳頓首啟自謝事歸後杜門養拙無豫外事獨念故

鄉多盜桑梓嬰情今春往崖省墓東經陵水縣牛嶺以南節報刦殺人牛擄掠子女包圍鄉村皆所目擊感恩一帶亦復如是小民不能申訴官兵巧為抵飾上司無由得知崖州感恩陵水三處地方官民素無田土與黎相近哨捕等官無黎田借口却妄指被害者曰彼有黎仇彼欠黎債彼因醉失物彼爭田仇殺彼彼乃外面強盜截害非黎賊也其弊起於畏罪避注故寧忍小民寃死皆托故不敢明報法愈嚴而弊愈甚矣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作沈

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弗敢發府懼累亦使不言故盜賊愈多上下相匿以避文法及光武時羣盜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盜賊而不收捕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立法嚴者反不如寬何耶

益寬則人各自奮雖或蹉跌而無失事之虞嚴則自保不暇何暇治賊光武之法未必盡善而獨嚴蔽賊之罪最切事機先年本道王憲副繼到任年餘輒報寧靖及巡歷至崖遣土舍峝首分投招賊以里老質當出官措牛紅賞勞曽未出境而賊愈恣横益海外地方賊所畏者兵憲衙門耳今既按臨赫赫却乃賞以獎之名曰招撫其間正賊不出而出者非賊被其窺破籌畧不過如此誰不樂為賊哉及崑山王憲副倬兩度巡歷至崖密

調土兵鵰勦千家大村僅戮三人曉諭傍峝莫不震懼
賴以靖謐者十餘年去任知州陳堯恩因東黎一小村
暴橫調土兵撲之示以威信不殺一人曽無寸鐵斗糧
之費而外裔聞風懾服南山千户萬人傑昔承本道密
批假以捕獵勦一小村而境内大治蓋其倏往倏來因
賊之所以寇我者還以治之故機潛而不露事易而不
勞所懲者寡而所威者衆也自此之後將領不畏賊而
畏法怯懦者無罪勇敢者蒙辜以巧飾為奇謀以蒙蔽

為上策哀號滿野無路申訴誠可為流涕痛哭者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委得人寛其繩勒不以盜賊刦掠為罪惟以相機截捕為功不以擅調兵欵為任惟以撲賊無虞為貴招撫支吾者弗録隱賊不報巧言抵飾者必刑中間機宜妙用弭盜安民有陳兵憲新任奚待贅言惟是職官功罪激揚操縱重輕之柄掌在節鎮其初委任指揮等官取英鋭而舍脮弱及地方失事英鋭可用者先受禍而脮弱無為者享安閒之福故智者寧托病自

逸而差遣每患於無官鄙言出自為民痛苦迫切一得之愚絕無分毫私意而情之委曲尚有未能盡者伏惟留神垂察不勝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黄　鑫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六

籌遠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兹土吏治民風麤猵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覩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

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為二三小吏幾微墨守頁課程慢期會也迺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獘為梗難支爾今之為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迺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異域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賔客然禮節弗疎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異域一等矣況不為要荒者乎貴州雖絶遠給繇

入稅與內地無異青禍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異域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叅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煜顧晟亦以殺伐震懾異域異域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鞿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韁轡騠騬之騎則重勒而複鞘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騠騬之騎

也乖𩨂以控騠駻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軏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人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㘭溪谷間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曽無尋丈之地可以遠眺卒有椎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縵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宄亡賴匿命此焉逋藪處不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麕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宣慰

安撫長官諸司列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婪虣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兢業檢朿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寛假兾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黠猾嗾弄其間簮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干掫傲廵之役供行

李往來非能彀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雜伍庸隷曽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横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愼擇遠方之吏迺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

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内也土官之家率集詬淫虐無廉恥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上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

奉行憚於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於睚眦奪壐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於尾洒阿旁蹶於清平也富陸梁於平浪當其初直眇小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

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為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為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益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

昔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於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為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誇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

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脱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蠹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

拳

答贊畫諸公　何良傳

昨承俯臨卧榻欲令開陳海上事宜某本愚陋無識況已乞身休退豈得有所陳列不肖生長海上今日偶得家信云前賊去後又一起約四五百人五月二十一日至敝居海上泊舟登岸即在敝地屯住而地方無賴者為之嚮道四出剽掠先人丘壠百年之木盡為砍伐公然造船今已一月而官軍若不知者剥膚之禍至此極

矣且昔竊聞長老之言敢因垂問而私論之今日之事似不必多言勦說惟能復祖宗備倭之舊制一言而功過半矣某少時嘗竊怪高皇帝時未嘗有倭夷犯界也何其備之周且密如此今而後乃知大聖人明照萬里至誠前知百世無弊也某松人也即以松江一郡沿海岸而計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户所界東北抵蘇州吳淞千户所界中間二百五十里而遥耳由乍浦而東五十里為金山衛内有四所而設總督揚州等處備倭都

指揮治其中自衛迄東百餘里有守禦南滙嘴千户所
又迄東七十里而為吳淞千户所其二所之中相去遠
者如金山起至青村中間又有胡家港堡有蔡廟港堡
每堡額設官軍六十員名而又每歲於腹裏衛所調撥
官軍三百員名二月來九月去謂之貼守每衛所各有戰
船教習水戰沿海每六里築一墩撥一軍朝夕瞭望每
見外洋船隻往來即舉火相屬互相傳報如果係倭夷
犯界即整軍駕艫出與迎敵一倭登岸即以失機論罪

紀律既明官軍莫不用命雖無事之時每歲將領率兵於近岸各山島間巡邏一二番謂之搜山亡命者不得以為巢穴是以百八十年來島夷絶覬覦之念各沙無嘯聚之徒東南晏然得盡力於耕織以供國家太平之賦者皆祖宗精神命脉之所貫通也後有淺識者見海上無事而官軍日惟坐食以為此備皆虛設而此等皆冗食也冗兵也冗費也由是各衛所之船皆賣而買馬矣沿海衛所之軍撥令運糧矣各堡貼守之軍徹去不

用矣各衛所官軍倉糧任從糧長侵欺而軍士有一二年無糧者矣士氣既消武備盡弛雖存衛所之空名紙為盔削木為刀近同兒戲數十年來猶幸島夷未知此中之虛實厝火積薪向以為安邇年匹夫無賴嘯聚海島糾引倭夷以為先聲潛圖叛亂初犯浙江至嘉靖三十一年偶一船至四十餘人隨風飄至上海縣寶山地方登岸士人不知猶以為漁船也意欲逐其人而取其貨賊即手刃百户一人土民數十人燒刼近船民居

數十家徜徉而去不見有禦之者去年既犯上海嘉定然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受禍即已慘矣今年浙中之備漸修而賊知此間虗甚遂大舉入冦衆不下萬人三吳之地盡遭荼毒屠戮之慘淫汚之辱田不得耕而國稅將隳奸宄乘機竊發響應其憂有不可言者今皇上赫然奮其神武命將出師大司馬公以命世之才登壇翊運乃知此冦不足平矣而大司馬公又虗心延訪愚以為今日之事宜莫先於查訪祖宗備倭之制盡復其舊

而於各衛所慎選將領調補精兵於要害處添置把總各堡復貼守之卒沿海練水戰之船墩臺嚴烽燧之警如瞭望外洋有船將至其處則其處官軍出與迎敵其處策應諸將領官各有分地必不使賊人得以登岸如賊從其處逸入者所在官軍即以軍法從事如此則衛所墩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血脉聯絡我軍之氣百倍而賊無所容其足矣俟其退回沙島然後徐圖勦撫之計或用反間離其黨與或以賞格誘其相圖其良民

而或為讐家所激或為饑寒所驅或犯罪脱逃或家奴亡命者皆許以優恤之典召令復業其或怙終不悛然後合三省之兵力擣其巢穴必使鯨鯢盡去海島肅清然後蘇松之地可得為方輿版籍所有而又須以數十年培養庶幾元氣可復耳執事倘以此言為然於大司馬公議政之餘試一舉其説以備採擇之一端何如力疾草草

與王槐野先生書　何良俊

良俊自不奉省覲倏忽二載陟岵瞻望維日為勞古人云去徳滋遠懐徳滋深以今觀之益不虛耳前徐道長人回得拜順天試録之賜且緘至尊教發函伸紙如奉慈顔喜劇喜劇但中間奬訓過情不任惶恐良俊委瑣之跡世所共棄先生獨憐而進之然區區之情不能自見於世茍遇知己不一披露後將誰托乎故敢一二為先生陳之良俊東海之鄙人也爰自髫年即游心藝文之末嘗取李空同康對山文讀之以為當代文章盡在

是矣思一見其人不可得後稍有知則又以為儒者之事益不止弄筆札抽黄對白為瑣屑之辭佞悦人而已則喜觀戰國策韓非說難儲說及孫武子諸篇又喜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脱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兇就擒江漢底定武皇帝南巡時喬白岩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事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宄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幾白岩

先生轉北太宰去乃杖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良俊方為學官弟子員每府試臺試皆在高等郡太守與監司亦每以甲科望之然非其願也性不喜為舉業文臺試畢即棄去間取十一代史讀之必欲得前代興衰得失之故且遍覽諸子九流旁及釋氏雖䫉弱善忘不能上口然於王霸之餘略倚伏之要害亦已略得其槩矣益下帷

發憤者二十餘年至丙午春而病作皆緣久坐忘食專精過苦志業不遂困抑無聊脾胃受傷中氣逆理每一食下咽少頃即惡氣上攻刺擊於喉吻之間其痛如割其熱如焚復臭穢不可忍每日飲少酒食米不能二三合遍訪名醫療之卒無尺寸之效遂棄去墳籍日徜徉於泉石之間家有園池數畝時與魚鳥狎玩又教童子以新聲積習既久漸知聲調時時撫掌按節低昂至暮如此者又二年始得稍進飲食至壬子春舍弟良傳以

祠部郎考滿至都歸語良俊曰三宰相皆念兄不忘兄能一出否良俊笑曰造物者嘗戲予予亦一戲造物可乎葢造物者欲困予以甲科然予素不欲階此以饕富貴是甲科烏能以苦予造物者欲困予以病然予能自為歡竟脱去不戚促以死是病烏能以苦予造物者欲困予以官然予聞君相能造命予今出縱不敢望為臺諫郎署僥幸叨一冗從得待詔金馬門日享大官梁肉以厠厮役之末則東方生郭舍人皆吾師也是官亦何

能以若予遂徒步至京師宰相果憐念良俊處以南翰林孔目時掌院者華州槐野王先生也良俊憶自頃歳甞謁西元馬先生先生盎亟稱曰今海内善為古人文者惟我關中槐野王先生及授官來凡在朝諸公良俊之以文字見與者又皆交賀良俊曰行且得見槐野王先生盎良俊不喜得孔目喜得為先生屬吏且得侍教於先生也及來南拜先生於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舉盎所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讀先生之文則

典贍雄渾方駕馬遷自東漢以後不屑也何論對山空同諸公哉及先生進良俊於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事甚悉益西北自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邃菴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岩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益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恨恨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於一日矣其為慶幸當何如哉

則始怪西玄之所以語良俊者不詳近日諸公所以知先生者不盡也以為茍得奉先生周旋數年死且無恨甫半歲天子召先生入直清禁良俊益翹首北望日偵先生動止則聞先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缺養依棲於華山石室後又聞先生再上書乞終養不報後又聞宰相重先生之去累促駕勸先生行後聞先生至天子命主順天試事則日夜北望兾得一見順天録遍走士大夫家覔不可得至九月盡從朱司成處讀之始開册讀

先生之序則歎曰文章奇偉固不待論至以微言動人深於告戒遠矣讀諸經義則歎曰其辭爾雅渾含刋去枝條直根理性乃孝廟時程文也讀至第三策則又歎曰卓哉異乎自周秦以降人不惟不能有是見亦不敢為是言夫天混混在上耳雨暘燥濕日月照臨星辰布列各得其職而天不與也葢静者躁之君拙者巧之宗無者有之門其體本如是也世競為昭昭察察亦孰知悶悶忞忞之為道耶至讀第五策其所論四隱又何辨

哉夫自魏隷嵇康皇甫謐以下至袁宏阮孝緒諸人其所述隱者之事甚備然徒記其迹莫能得其心葢自四隱之目立而隱者舉無遁情矣先生二策頓挫似馬遷辨博如韓非子闔放如莊周嗚呼文章嚴整者窘於邊幅闊肆者流於奔放欲兼綜並美難矣葢自秦漢而降能盡文字之變若神龍飛行麟甲爪鬣皆中程度者非先生而誰耶此亦難與不知者道俟之百世殆必有謂良俊為知言者矣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聞夫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滅
翫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
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算而事體乖違有不
可以枚舉者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死者將帥也
今將帥領士卒臨敵而斗米尺帛皆取給於有司有司
每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為帥朝廷賜予悉
陳之廡下使士卒裁取為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
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

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葢素出撫循則恩既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脅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喻而自相捍衛若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始差其將官提其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畧葢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霸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

夫南中溝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曰正曰犄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叠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宫八卦葢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為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為鬼為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淅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

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葢緣賊人六七為羣竄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莫測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為衆以弱為強葢得兵法之秘矣較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為大隊一敗則不可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以乖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巳久處内地出入慣習且祼形疎理不畏暴露去來剽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

無所知且進退持重難與爭鋒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死一生之中以處我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此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為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營目前者若羊之在羣可望其無相牴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勦者則詘招撫主招撫者則詘征勦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為無策欲調容兵者則以鄉兵為失計皆非也葢征勦者

勦海外之寇也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陸祠祭嘗言未有不知賊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為切要今當大張曉諭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酋首級來降者爵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攜貳必不深信内地之人而内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為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為勦滅之一機會也況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

詳知夫羣犬分布於庭方戢戢而卧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然者也或更募萬金死士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力良俊恐賊人恌狡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為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巳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於外而内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哉今客兵屢

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王夫差嘗伐越定楚與晉爭長於黄池其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人也晉謝玄以五萬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於他國哉但史稱吳之入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徙

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投醪舐癰以結其心耀兵揚威以鼓其氣斬馰自刑以申其罰什表立約以致其決至於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本務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糜廩餼終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而日以募兵請糧為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豫料倘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為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

歲以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知將何以處之也去歲良俊送孫東穀文中間有曰今天下方欲用財茍無他端出之其勢將困今又一年餘矣而司國計者略不之講何耶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為理財之計者惟錢法門攤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葢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

重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竊考神農始通商貨已用錢幣至成周作九府圜法而其制大備夫上古之時事少而用省然錢幣有九品猶懼不足今之所費數百倍於古而僅存者獨錢耳又廢而不行所行者但白金一品而公私之費交取給焉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匱哉又觀漢三國時因軍興錢不足用鑄鐵錢以濟之至宋慶歷元豐之間歲鑄銅鐵錢三百萬貫猶不足用後又制交子會子以濟之今鈔法是也今皆廢格不行是

天子所以權財貨之柄廢則是與齊民等耳然而白金者又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皆取之於民者也獨不顧民之膏血盎亦有盡者耶今之司國計者特以為錢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為此議殊不知天子不言得失諸侯不言有無大夫不言多寡茍國家雖有鑄錢之費而民間每歲增數百萬錢之用民用不亦少舒乎民用既舒而天子當計有利與無利哉況行之有法又未必盡無利耶嘗考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於兩京

十三省及六鹽運司共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叅議主之各鹽運司以一運判或運副主之而廵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著為令禁民間不得以銅為器皿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内竝首告入官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竝奏裁處死詔自今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遞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葢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為

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盖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俊又攷之古今之錢惟五銖輕重最為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若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四分稍贏通計每銅一斤除消鎔磨洗之外

當得錢一百五十有畸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錢三萬有畸矣又當著為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册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鈴高手出直僦雇其餘熾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竝以有罪人充則於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於雲南鑄錢錢成則遞至湖廣由湖廣遞至南京南京

轉解京師可謂失策之甚即郵驛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驛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脉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況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於因能知因之為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督令有司立法就於所在行使所易之銀著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為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為言者是不足深慮夫所鑄之錢必令盡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鋪户給散之日須令當堂選揀如有

攙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參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其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局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為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三萬易銀可得五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贏工役少勤歲或加羨則於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祖宗已有成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

窃利不歸於朝廷耳祖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并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勲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勲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重禄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為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於民間大率以中户論之有房二十間歳輸銀二錢耳亦不為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查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寔而無頼小

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呌號隨突轇轕於里巷之間四出紛然民必大駭此則深為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為行之有法葢不煩官府而定者也當稍仿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實之家定為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實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中互相查覈若更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册但須立定册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并送官攢造其有

拆毁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长率领原户到官扣改册籍其征收税银亦不必差公人下乡但与定立期限甲长豫先取足送官交纳如此则百姓免虚费而朝廷收寔利良俊尝私计之每一岁之中几百万有赢矣是何可以不讲哉然此本非圣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经国大计大半取之东南今东南被寇已三年矣赖朝廷旷荡之恩已蠲一年之税然兵连祸结恐猝未得解纵倭寇即解而焚劫之余尚须数十年休养不知朝廷

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為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疏逺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冣深偶有所見不以告於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於國計而不以告於朝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為里巷委瑣之言故敢冒昧陳之恭聞太夫人壽康熊羆叶兆皆慶門多祜亦屬吏之所願幸者也叅奉末由臨楮

不勝悵結燕地朔風多厲千萬爲國珍嗇以茂遠猷不宣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七

士習

上蘇叅政趙汸

汸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扞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葢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頒羣材彚進之秋而終不敢持不足之資以僥倖於一得葢羽短者

蜚近足蹇者步遲理勢則然非由矯飾而閤下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閤下之心豈徒為汸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閤下莫不皆欲其出為世用不賢者閤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顧小子不當厚意推閤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為言而使命亟來言不及究故敢申其說以書閤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

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椎剥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無自而生其得失葢甚明也三代盛時教民養士之法達於天下皆由内及外相為終始涖官從政悉取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為垣墉者葢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為興舉郡邑無遠

近大小廟學具修先賢故址民間義塾列為學宫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無法師弟子去留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田租廩粟蠧蝕於庸人鄙夫之手往往傅會生員姓名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姦民更相㧞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真可為長太息者

哉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為教官者又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為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寔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隧而育材興化之方謾不知省西方秘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祝朋呼膜拜家自為俗人自為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宮佛宇所在增益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

閭湮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為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為條畫使郡邑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為額其流官子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吏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使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士大夫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與學者皆得為之然必使諸

生求其道德經藝可為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畢詞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敬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民捐助其所以為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為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靜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較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為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歳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

得擇為郡吏自行省罷歸者即郡學肄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須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較試只以經義對策合為一場長吏親臨糊名謄録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為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托不行凡部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贊名祇謁間取一二觀其所業以勉勵之假託占籍者去之如此則為士者蒙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

可以塞債吏冒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俗而又必察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風漸美而人懷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終於具文者乎夫先王恐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正精神徧攝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為一體卜年雖近終必過之今土宇廣大亘古莫儔葢有前代

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旣以晝地為限揭其品彙之名以分異之而親疎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絶矣惟教民育士無間邇遐苟以闊於事情不為修舉則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起斯民之視聽而結其心者果向在乎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旣選賢守令以嘉惠疲民則興學育材移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為已任志念所存見乎詞色故敢忘其僭妄竊述是說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寔成許公未究之心以賛國朝治教之

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望哉京學之盛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汸居家養親讀書兾有少進以無負於門牆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干冒清崇不勝悚息

答樞判汪公同請主商山義學啟 趙汸

伏以學由義建興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於晝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於春暉堂高四

友拯鄉邦於既溺慨學校之久隳當傷痍汩亂思重叙於彝倫況板蕩勵勸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急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亡書於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晦菴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於先正則良才善俗庶可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簪之舊自非高誼孰念陳人其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

空餘於皮骨亂離久廢於簡編慚始隗以何堪念依劉之有自受飱反璧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郢書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

與胡憲副書　揚守陳

僕自與尊師會川先生同年因交閣下久矣故昨蒙枉顧輒敢進規冀少裨教化而兩浙諸生均被賜耳傳聞見譴知過而悔故奉書以釋輒承垂諭捧之欣然逮誦味之則知過益深而悔愈甚矣僕位望未隆雅能自重

交友既久義當忠告雖被譴何恤特以一郡諸生之故而為是甚不得已之辭耳閤下不亮其意乃謂僕信讒邪之言又為讒者忖度其心云云忿恚之情溢於言表則奉書不足以釋譴而反足以激怒俾閤下以吾郡諸生為讒邪而惡之能不重責於是悔過不勝既矣然見譴之言實得之道路非由諸生之讒而來諭忖度云云者諸生實未嘗萌此心也何閤下逆之億之一至此哉來諭以僕為故交知已又謂吾黨稱堯舜而宗孔孟自

謂所職即唐虞司徒之屬所涖即孔孟及門之徒信斯言也則知閣下必若堯之稽衆舜之舍己孔子之無失故曾子之不遺舊矣僕何疑於見譴又必若契之敷教在寛皐陶之刑期無刑孔子之不倦教顔子之不遷怒孟子之必自反矣諸生何憂乎見責故僕復敢進其愚直之説焉來諭謂今日士俗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

獨士之罪耶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堤無不壞有惡洞之冥堤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為一方慮而為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尚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使熊公鍊僉憲方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修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材賢昌至今仰公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

奔競若流仕宦之家請托成市風俗人才日以反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為愈近歲僉憲張侯悅莊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托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羶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為窮理守義而扑撻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為宜乎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托蠭飛蝸鳴反不逮張侯時者豈

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何道理范堯叟以為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為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托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閤下枉顧之日一頃而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者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閤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狥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

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見色而人不疑其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閤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徇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於心姦者尚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於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於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徇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者此奔競所以滋衆請托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怨惡讒者

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嘱而或徇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逺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閤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

士之三患而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治其標凡官皆不可徇請托然或闕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治百官之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徇請托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驕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而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

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東廣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一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能慊也焉得事事徇之而人人悦之故吾計以為莫若一切閉拒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則召其所請之生對衆戒諭且屬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覘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潜換禁皂隸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朋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

以防其改紊既然矣於是較閱之必慎而勤品第之必明而公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轉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弗以私恩而借且費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托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高門而降心卑首委傾貨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彼請托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

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謁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丕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尚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近於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然亦未可槩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議其矯激然不害為賢臣今世道日敝若衆皆奢也而獨儉衆皆圓也而獨方衆皆放也而獨約衆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

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為流汙之行而後可閤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閤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閤下其精察乎危微之心而毋認危作微明辨乎善惡之幾而毋認惡作善詳審乎義利之行而毋認利作義凡所行惟從理而不從欲惟務實而不務名惟求已而不求人必使口與心同行與言顧則道明德立而容色言動皆足為士之楷模孰不化而賢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且不用況用扑撻此則非僕所敢贊矣僕少之時亦頗有志於天下閣下所問素明豫定之見亦頗有之但其見非腐則迂安足為閣下道之今且老矣尚安能調元贊化而作新天下之士整齊天下之民如閣下望哉隨世功名付之弟子行且謀去耳然狂奴故態未改故為閣下僭言之閣下尚取其告之忠而毋尤其道之未善是兾

上執政論士習書　田一儁

竊聞作室者厚其棟制醫者先其脉作室而不厚其棟雖崇臺百仞易圮也制醫而不先其脉雖軀幹豐大易弱也相天下者何以異也經營之也猶作室扶理之也猶制醫而正士習一節則相天下之棟梁命脉也使士習而誠正也雖天下未就理吾不謂之危矣何也彼固足以維之也使士習而誠頽也雖天下皆寧謐吾不謂之安矣何也彼固足以釁之也今士習之在天下相公

以為正耶頗耶趦趄囁嚅者以謹愿見稱而言涉剛方則動有乖迕之議首鼠模稜者以和厚見容而事涉慷慨則輒有喜功生事之謗以之劇論世故則不足而高談虛空則有餘以之營辦國是則不足而封殖家務則有餘以之折衝禦侮則不足而請求倖進則有餘士習如此此固公輸之憂其將歷越人之所望而走焉者也相公以為然也否耶曰者相公亦嘗有意於是矣夫懸牛首於門而欲人之買馬肉不可得也立曲木為臬而

求影之無枉不可得也今有人行千里之途者力竭而色饑羣就蕉蒿榛莽之中以求食矣有人持壺漿出而號之曰彼非正途也不如由此途不枉且可以得食也則其趨之也必倍矣又有父兄出而號之則其趨之也必百倍矣何也壺漿其資而父兄其親而信之者也今相公之足以親信人也猶父兄而又有榮辱予奪之權其能資賴人也猶壺漿誠一出而號之天下士不至於背戾之甚者必不忍離父兄棄壺漿而甘心冥行於蕉

蒂榛莽之中也故愚願相公之亟號之也夫今士習之弊有三一失之弱一失之躁一失之鄙弱者可以氣鼓之躁者可以静鎮之鄙者可以恥格之誠寛任怨之條則首事者無慌心矣伸戇直之節則抗論者無縮志矣如是而弱有不振者未之有也恬退者雖賤必伸則衡門有真隱矣奔競者雖勢必抑則相門無足跡矣如是而躁有不静者未之有也貪墨者鋤之必嚴則錢神之徒無所容其奸象恭者拒之必力則孔壬之事無所飾

其詐毋以科目限其進毋以浮僞涸其真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拘其例使部薦其監又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嚴其進覈其退而士習庶乎可正矣愚又聞之合抱之木生於豫章遲之以歲月然後可以棟明堂梁清廟而供大廈之用何者植之者豫也千里之駒産於中野正之以衡軛然後可以追迅風逐疾電而勝歷塊之用何者教之者素也今天下士朝宁之所顯庸者皆昔庠序之所教習者也而學校不聞敷教之具師儒不聞淬勵之典郡縣之

所責成者月書季考焉耳憲臣之所專督者考課文藝焉耳貢舉之所登進者糊名易書焉耳此外未嘗有一道德之意仁義之具如古之先明試而後敷奏先德行而後文藝則士惟有尋章摘句以倖一第之榮及其既第而生平事業畢在是矣又何怪其為弱為躁為鄙而甘心於波流風靡之中也愚生不識大體竊窺天下之勢莫急於此不此之務而日復一日以底於偷薄之歸則萬一有桑孔典籌韓白登壇而朝廷之經營始大矣惟留神省察不勝大願

與馮鄴仙書

陸符

符誠鄉人也鄉國間知有兩馮君日誦述其文旨風義未嘗一進承緒論符誠鄉人也乃今始稱得御矣昔杜祁國嘗謂門人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至欲其人善自植立勿為時上下以顯於鄉曲信乎古人用心不以自立為足必有望於後來有志者之承禀而天下豪傑思出其鄉皎皎植立又無不奉先達前輩以為典型詩不云乎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若門下者誠吾黨之則傚矣今月之朔得識燕湖沈青嶼先生之子名士柱者其人素與宣城沈壽民字眉生者相善有客蔡將軍名三策閩漳奇男子也往在海徼有豪客名眉生世父沈有容時為樓船將軍副招撫用之解散餘黨海徼以靖有容以大將軍開鎮青齊蔡亦受事為牙門將領大將軍薨逝蔡即家於登州受事如故已而復為島帥總運事以熟海道朝使兩册高麗輒稱與俱督師以夙嫌奪其職當孔賊殘破家室

焚掠脫身訪大將軍諸公子至金陵因得交眉生時麻城周乃武將以總哨治水兵於浙遼在座一見結為死友蔡轉歸山東孔賊勢益熾督撫聞其名募與討賊屢建奇策不果用周乃武者方受檄拒賊昌國馳書走數千里請蔡將軍為辦賊蔡即解職挈壯士十九人俱前將以未獲青齊者試之海上未至而周為賊所殺徘徊無可歸遂謝遣壯士獨身從眉生來東甬望海慟哭視其母妻眉生先護之以歸金陵蔡因留沈君士柱所符

過沈君遂與劇談其最中利弊者莫如造船掌舵製銃用椗數策蔡言海中戰船材料工作都不為對敵計砲礟所中無不立碎又不解防禦故臨敵必敗無可支者柁工非生長海中出沒徼外不識風色逆順向背不能隨風張帆進退如意故賊得以邀截堵殺逞其所長若夫銃砲之製造有訣其力之大小遠近有法藥彈之增減虛寔有數欲勦賊不可不交舟而戰交舟而戰銃砲施放有所不及長戟運動輒不得利短刃一割更無所

用操擊格鬬披突無前白棓之利銛於鋒刃且言練卒撫士恩威結服動如臂指皆合兵法特其人麄直不事矯飾又口多閩舌音吐格格不能暢盡其説又未嘗讀書不解筆墨不能徑率胷懷見之書疏故其臆抱尚多抑鬱雖復見用未盡其竒今海上賊披猖創甚鎮撫大臣瞠視無策逡廵罷斥即閉關斷旅杜絶接濟遂謂計得而豪宦奸奴陰營蒲柵漿米出入非復官府所能禁止即禁止矣彼海賊醜類不下數什百千未必肯駢首

槁項饑渴以死邊海窮民倚魚鹽樵採為利富商大賈
雖遭邀截質贖特其羨耳一行禁海相視不敢出窮民
方轉思為盜此數什百千饑渴欲噬者又日益怨憤於
不得當富商大賈之餘羨憤而一借與鋌而走險邊腹
響應批亢擣虛當事者作何驅除以無恐乎蔡將軍曰
今日之事當途之人有能開誠布公脫略勢分解文法
之殼黜喬野之目斷旁掣之肘結猜忌之舌假以戰艘
三十隻勇士千餘人募柁工於漳州教冶匠以銃式精

欒選梏演練服習糧取應給誓不經涉使各游徼協力策應然後駕柁操舟排風旋浪丸擲龍駭砲梃交接用其所長掩出其上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日若仍以折箠驅使令文墨議論者譸張其後而貪功妬能者陰陽其間雖湯廖復生俞戚繼出終無濟海上事也符既深壯其言且痛雄才武畧不得顯白當世率為庸俗牽制而才性有挾之士又多崖岸不屑屈曲低眉向人以此動與世背功業鮮就天下事日尋於敗壞而不可隄決

今海上誠不堪再壞矣鎮撫新任咨訪地方事當首及門下門下為桑梓計能一言蔡將軍始末令假便宜如其所言否乎夫以蔡將軍之棄職就義沈眉生之急難存母皆所謂豪士之壁然自立於天下者也既不可不聞之門下乃門下尤諸君所仰止者亦以門下高自樹立不為時上下懐先輩之用心非復鄉國所能有耳夫局促鄉人如符門下尚欲掖之文章節義之列未有天下士自出其鄉挾其文章節義之氣欲得一當門下門

下肯靦面失之者是故文章節義明於上則縉紳大夫表章領袖以為後生小子之師稟文章節義明於下衿帶常布切磋砥礪以為世道人心之秉持符願隨天下豪傑之後以思其為秉持者而以門下為之師稟抑之詩曰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竊欲為門下誦之矣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八

持正

與葛侍御 陳猷章

古罔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事頃者

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為之

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為恨别簡

托于東山劉先生白之今者趙知縣自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袵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軍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

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于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于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至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于仁人君子之

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于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己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于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為法

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為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保寧李太守書　羅倫

辱書惠以懷賢事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祗命獨其中有可辨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于西學鄉先生歿祭于社皆以勸也此為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于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延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虛文以邀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

矣獨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于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為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為人如此而可以為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為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

乃精于弧矢自號小由基致母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録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槩以為賢而懐之又從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為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澌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為是邦之辱也何取以為勸哉

若以為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貽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閻蒼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槩以為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踵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潁汝間未知是邪有否也若以為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譔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况為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

大公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
呂惠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為祖者至其
邦人亦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為其子孫者獨無是心
哉質之禮義無一可者君能從吾計乎當撤二公之像
沉之于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為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
以懷文惠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
固以忠孝教之矣別于文惠祠後為正堂像秦公燕國
而祀之使是邦之人為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為父

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鼻亭祀象千有餘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州即撤其屋墟其地栁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高一旦去之明者稱快至今況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為君記之

與安宣慰　王守仁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

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
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
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
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
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
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
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
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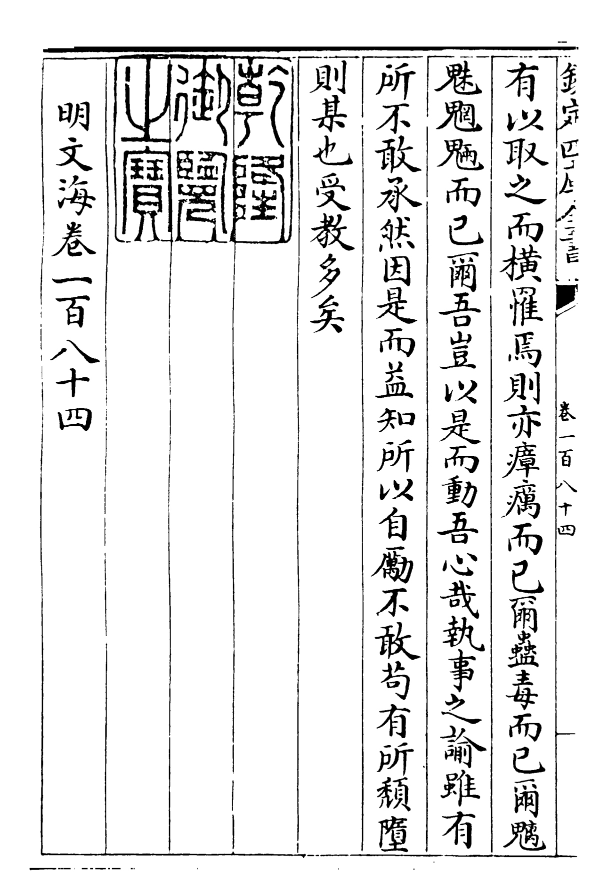
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庶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良民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

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
否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
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
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
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
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答毛憲副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兔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獠與之爭鬬此自諸獠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

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于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



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頹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九

持正

與趙甬江司空　唐順之

承欲為鄙人修葺先墓且感且愧有深不自安者不敢不徑情達于左右也先墓之葬久矣苟有崩圮毁在所必葺子孫非有貧乏不能自存也乃不能自葺而至

重煩上官葺之其為忘本而不孝甚矣子孫非甚貧乏而不為先人葺墓則是先墓可不必葺也可不必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為瀆尊而妄費亦甚矣夫葬者藏也期于人之不見而已上古不封不樹非以為薄也其用意深且遠矣中古封之樹之已寖失此意矣今先人之墓問其封則既穹如矣問其樹則既拱如矣若欲過為之制繚以石垣崇以巨屋儼然象生人之居明于始終之義者猶以為踰禮示侈而莫之為也漢劉更生氏

言之詳矣彼特為王侯言之也况疋夫乎然則子孫自
為之猶病其踰禮而示侈乃以重煩上官其謂之何且
公之勞苦兵間傾公庫竭私財以激賞戰士常苦不給
盖一壺醪足以廣恩則一敝袴足以為惜也今為先人
葺墓其費豈特一壺醪一敝袴哉乃至使公輟賞戰士
之財為故人葺私墓在公謂之過厚可也鄙人乃以先
人私墓之故至䘵餮公之所以賞戰士之財其又謂之
何然則有費于公而有益于僕猶不可為也今有費于

公而顧以彰僕不孝妄費示侈之三罪亦安用之然而公之為此則有說矣不過以鄙人辱交于公之故必欲捐金以厚之然畀之以金則鄙人素不敢受惟以葺先墓為說則鄙人義不可辭而已此公之用意至厚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人未必感或與人以一飯而人終身德之此知心與不知心之說也僕之與公竊敢附于心相知也久矣豈待于外物為厚薄者哉向已託龍溪懇切轉辭尚恐公之不信我也

故復喋喋萬望即賜停罷庶使僕異日尚可以奉教耳不然是公非以厚之乃絶之也

與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且今世之所

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廄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强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

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内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我阻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

也賢閽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剌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悦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毋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

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五